

生殖崇拜文化 ——淮阳太昊陵庙会文化的底色

程玉艳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民间信仰是淮阳太昊陵庙会的实质所在,是庙会得以长期存在的根本动力。生殖崇拜是民间信仰中最重要的信仰形式之一。生殖崇拜文化是太昊陵庙会文化的底色。文章运用神话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相关原理,结合当地广为流传的神话、庙会中的习俗及其他民间信仰形式,探讨太昊陵庙会文化中的生殖崇拜文化内涵,从而更深刻地理解蕴含于庙会中某些仪式行为和周期性节日活动背后的关于生命和超自然力量等问题的观念,有可能用“理性”的方法,认识潜伏于普通百姓日常行为之下的有关“生命观”的看法。

关键词:淮阳太昊陵庙会;民间信仰;生殖崇拜文化;女阴崇拜;男根崇拜;两性崇拜;生命观

中图分类号: I0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76(2008)01-0123-03

羲皇故都淮阳位于河南东南部,古称“宛丘”和“陈”。此地的太昊陵人祖庙会是具有代表性的原始始祖神庙会,是祭祀远古神话中的人祖伏羲的,它的产生同伏羲、女娲神话有很大的联系。人们依据神话传说,认为伏羲是“三皇之首”,是人类的“人文始祖”,他和女娲通过兄妹婚抟土造人、繁衍人类,是管着人类繁衍大事的生育神;他画八卦、发明渔猎工具、制嫁娶之礼、创历法、制琴作乐等,为人类创造了辉煌的文明,被当地人尊称为“人祖爷”。伏羲、女娲神话到现在在中原各地还广泛流传着。神话是原始信仰的载体,在民间传播中不时地保存着它的原始信仰本色,这些原始信仰是民间信仰的基础。“原始神神庙的庙会之所以能存在,其重要因素就在于这种神庙被一定的神话传说阐释。”^[1]庙会中“依附于神话的信仰民俗和由此派生出来的行为民俗”^[2]共同体现着原始文化价值和民间信仰内涵。

太昊陵庙会中最有代表性的民间信仰形式就是生殖崇拜。生殖崇拜文化是太昊陵庙会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运用神话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相关原理,结合当地广为流传的神话、庙会中的民俗及其他民间信仰形式,探讨庙会文化中的生殖崇拜文化内涵,从而更深刻地理解蕴含于庙会中某些仪式行为和周期性节日活动背后关于生命和超自然力量等问题的观念,有可能用“理性”的方法,认识潜伏于普通百姓日常行为之下的有关“生命观”的看法。

一、生殖崇拜文化的产生

生殖崇拜是普遍存在于人类历史中的世界性文化现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两种生产”的理论,这是大家熟知的。人类社会的生产,始终是物质生产和

人类自身繁衍两大方面。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对生殖器的崇拜表达了祈求生育、繁衍人口的强烈愿望。在生产力低下,人口稀少,生存环境恶劣的氏族社会,人类面临着自然灾害、瘟疫和野兽的伤害,人类认识到自己生命的有限,但是通过繁衍后代是可以生生不息的,所以就必须以“生”的力量来战胜灾难和死亡。灾难越是深重,对生殖的祈愿便越强烈,出于对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人的再生产的严重关切,原始人类中出现了生殖崇拜。赵国华在《生殖崇拜文化论》中提出,在人类的原始文化中,“食”是服务于“生殖”的,人类自身的再生产文化即生殖崇拜文化是人类精神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3]^[4]^[5]。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生殖崇拜文化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虽然日趋衰落,但并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后中国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儒家传统观念还很强,所以生殖崇拜文化还“顽固”地存在并作用于百姓的日常民俗生活中,而且还通过一些民俗形式特别是我国传统的季节性节日形式——庙会,集中地表现出来。

二、生殖崇拜在庙会不同习俗中的表现 及“生命观”的透视

生殖崇拜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它的最初阶段对生殖器的崇拜。其内容是对生殖力的崇拜,表现形式是对生殖器象征物的崇拜,深层涵义是祈望感染超凡的生殖力让生殖繁盛,主要包括女性生殖器即女阴崇拜、男性生殖器即男根崇拜、男女交媾生殖力即两性崇拜。最后发展到对生育神的崇拜。生殖崇拜在太昊陵庙会中不是孤立表现出来的,它表现在多种仪式行为和习俗活动中,并且同其他民间信仰形式比如巫

收稿日期:2006-12-27

作者简介:程玉艳(1982-),女,河南卫辉人,河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俗学和民间文学。

术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互相联系在一起。正是如此，生殖崇拜文化的内涵才更丰富。有些学者得出了“生殖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的发展脉络，我们认为三者的发展不是直线，而是曲线的，是互相交叉联系的。

（一）扣摸“子孙窑”习俗

太昊陵庙会中最重要的求子习俗莫过于扣摸“子孙窑”。在显仁殿东北角基台的墙壁上有一个“子孙窑”，据说扣摸一下就可以子孙兴旺。扣摸的人多为女性，而且多为育龄妇女，动作进行时还要平心静气。据说，扣摸的次数不一样，所生孩子的性别也不一样。很明显，“子孙窑”是女阴的象征，这是“我国古代高模祠内立石以代神主的遗迹典型”^[1]。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早期，人们还不懂人类生殖繁衍的奥秘，只知道后代的直接生育者女性在生殖上所起的作用，并不知道性交和男性的生殖作用，所以人类社会的生殖器崇拜是从女性生殖器崇拜开始的。

人们对生殖器的崇拜经常通过巫术的形式表现出来，扣摸“子孙窑”就是一种性巫术。性巫术又叫繁殖巫术，性巫术崇拜是生殖崇拜和巫术崇拜两种原始意识相结合的生育信仰产物。巫术崇拜是人们企图用一种幻想的手段去控制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以求实现自己的愿望。性巫术是一种行为巫术，目的在于通过巫术操作使自己获得超凡的生殖力。根据弗雷泽的《金枝》，巫术分为两种：一种是根据接触律原则，凡是相互接触的东西都能产生一种神秘的感染或渗透；一种是根据相似律或模仿律原则，凡是相似的东西或通过模仿一种东西就可以感染它的特性。性巫术的意义是广泛的，一方面是施用于人的繁衍，另一方面是施用于动植物的繁殖，甚至祈雨也用繁殖巫术^[4]。人们认为女性通过摸“子孙窑”就可以感染它的超凡生殖魔力，从而拥有这种生殖力，继而生育得子。扣摸“子孙窑”习俗突出体现了女阴崇拜。

（二）民间舞蹈——经挑舞

庙会当中人们不但通过仪式、焚香等形式来朝拜人祖爷，还通过民间舞蹈形式来祭祖娱神娱人。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是经挑舞，又叫“担经挑”或“担花篮”。表演者一般为中老年妇女，是一种群众自发的民间舞蹈。据说此舞传女不传男，但演的是伏羲与女娲，舞者全身服饰多是黑色的，头缠一条近两米长的黑纱包头，黑纱下缀有长穗儿，象征龙尾。舞到兴处，舞者背靠背，互相摩擦，象征伏羲、女娲交尾之状。在中原地区的南阳出土的汉画像上就画有人首蛇身的伏羲和女娲交尾之状。在母系氏族社会末期父系氏族社会早期，随着男性在生活中重要性的加强，以及通过观察饲养的牲畜和人类自身孕育生殖下一代的行为，人类逐渐认识到了性交直接导致女性受孕，因此原始初民认为模仿男女交媾之状亦能感染或产生超凡的生殖力，从而发展为“阴阳交合，始化万物”的生命观。“经挑舞”也可以看做是一种性巫术，舞者模仿男女交媾的形状，认为相类似的东西或行为可以产生相类似的结果，有助于促进人类的繁衍。求子者也可以在歌舞狂欢的气氛中感染这种生殖魔力，从而有助于妇女生育。就像在扣摸“子孙窑”习俗中，有的人觉得光摸还不行，还要把手指插到子孙窑中摩擦几下，简单模仿男女交媾之状，这样就

更能感染超凡的生殖力了。

“经挑舞”一则是为了酬谢伏羲和女娲兄妹成亲繁衍了人类；二则体现了人们对男女交媾生殖力即两性的崇拜；还应该是远古时期青年男女在仲春之会的谈情说爱，可自由交合“遗风”的残存意识的体现。有些学者认为，这是“野合”的象征性举动，其中还体现着民间信仰中的“生命观”。

太昊陵庙会，又叫“二月会”。当地流传着关于庙会起源的神话传说：伏羲和女娲兄妹滚磨成亲，抟土造人，繁衍了人类。后来伏羲以“二月会”的形式组织男女相会成媒成婚，因此，伏羲、女娲被后人称为“高媒”。伏羲死后，人们就把他葬在淮阳“二月会”男女相会之地，起高陵纪之，从此年年祭祀，香火鼎盛，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庙会。《周礼》在记载地官“媒氏”的职责时曰：“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这就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由官方召集的男女狂欢的“仲春之会”。《诗经》中的一些篇章，如《溱洧》、《桑中》等等，也都与当时的仲春之会有关。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太昊陵庙会以前可能就是春季男女狂欢之地。为什么会有这种性巫术的遗存呢？这是民间信仰观念的两大系统在起作用，也是人类的“两大生产”本能制约的结果。中原地区是典型的农耕经济生产地区，农作物收成的丰歉关系到人的生存问题，粮食生产和人类自身繁衍是同等重要的大事。人类早期是浑沌不分的，在人与自然物之间还没有划出严格的界限。植物的生长、动物的繁殖和人类的繁衍都没有什么不同。因此，人类运用“类比联想”的原始思维方式，总是把农事与人生的生命周期看成是同一原理，并相互作用。农事观系统和人生观系统两者相互联系，共同构成民间信仰观念的两大系统^[5]。这也构成了民间信仰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命观。人们在春季举行这样的盛大集会并跳这种模仿男女交媾之状的舞（以前是直接的男女狂欢交合），一方面想感染春天的神奇的生命力和生育神的超凡生殖力，使人类生殖力增强；另一方面，希望以自身的生殖力行为感染自然界和农作物，使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求农作物的丰收。这也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的体现。所以张铭远在《生殖崇拜与死亡抗拒》中说，春季节日都跟农事信仰和生殖崇拜有关，春季的“一切节日活动都是以生殖的感染为目的，都是围绕季节的死而复生的主题进行”^{[5][5]}。

（三）庙会祭器——“楼子”

传说人祖爷最喜欢的祭器是“楼子”，分香楼子和木楼子，其中“木楼子”是人们祭拜人祖爷时特别是得子还愿仪式上最常用的祭器。这时人祖爷既是祖先神又是生育神。木楼子是用木材制成的，大多为杨木、桐木或柳木，形状：头端尖尖的，一根棍，在距离头端十五厘米左右处有一个四方开口向上的木斗。木楼子大小不等，均用红颜色或红粉颜色涂染。有求子者在孩子二三岁时从庙会中“请”来后，一般由小孩高举着，在楼子上面的斗里放些黄裱纸等供品，恭敬地放在太昊陵前。这种木楼子带有生殖崇拜色彩，学者一般认为，木楼子头端形状象征男性生殖器，属于男根崇拜。笔者认为，这种祭器突出的是男根崇拜，但还有女性生殖器崇拜

和男女交媾生殖力崇拜,木楼子上“四方阔口开口向上”的木斗象征女性阴部即女性生殖器。我国许多地方都以符号倒三角形“▽”或“▼”象征女阴。这木楼子上木斗的平面图是一个倒置的梯形,向上开口,象征女阴;象征男根的木棍正好从木斗中间穿过,应是男女交媾形状的象征,体现了人们对男女交媾生殖力的崇拜。木楼子的颜色多为红色,象征女性孕育胎儿的经血。

现在,太昊陵庙会已经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华夏子孙寻根问祖的朝祖庙会。“二月会”,除了河南各地的民众参加,河北、安徽、山东、湖北等数省的男女老少,也都从四面八方来到太昊陵庙,朝祖、进香、祈福许愿,每天多达数万人。这是祖先崇拜的号召力,但生殖崇拜是庙会的底色,因为人类对于繁衍自己的先祖的寻求,本身就是生殖崇拜的结果。在原始信仰中,祖先崇拜与生殖崇拜往往是叠合在一起的。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红山文化等许多古代文化遗址中,都曾出土过作为男根象征的陶祖、石祖、木祖等。而“祖”字古作“且”,在甲骨文中正作挺勃的男根之形,犹“妣”之为“匕”,像女阴。对此,郭沫若先生《甲骨文研究·释祖妣》已详细论析^[6]。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人们在太昊陵庙会中,许愿求子时扣摸“子孙窑”,子孙窑应是同神话传说中的女娲即人祖奶奶联系起来的(庙中原来有女娲祠),突出女阴崇拜加之用手指简单模仿男女交媾之状,希望感染“子孙窑”超凡的生殖力。人们突出女性在生育上的重要作用,象征女阴的“子孙窑”更具感染力。但人们还愿时却用突出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木楼子,在太昊陵前祭拜人祖伏羲,这体现了男权社会对女性地位压抑的一面,但更多的还是体现了人祖伏羲八卦中“阴阳交合,始化万物”的易理,也就是民间信仰中“阴阳合一”的生命观。还有模仿男女交媾之状的“经挑舞”等表现两性崇拜的都体现了这种生命观。这些观念对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四)庙会泥玩——泥泥狗

泥泥狗被称为“真图腾、活文物”,是太昊陵庙会上泥玩的总称,一般被认为是表现原始图腾形象的泥塑,但是生殖崇拜是统摄其艺术创作过程的一个主导性观念^[7]。泥泥狗是人类的生殖崇拜和图腾崇拜相叠合的产物。图腾崇拜文化一般属于人类生殖崇拜文化的范畴,是生殖崇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3]348}。

泥泥狗种类多种多样,有现实中存在的斑鸠、蛙、飞燕等动物,但更多的是现实生活中已不存在或根本就不存在的如人面猴、九头鸟、人头狗、双头狗、猴头燕等人文连体或多兽连体的动物。这些既是图腾崇拜,体现出人与图腾的亲密关系、华夏民族各氏族图腾相融合的轨迹,又是生殖崇拜,体现了女阴崇拜、男根崇拜和两性崇拜。泥泥狗形体上的纹饰,如太阳纹、鱼纹、花叶纹、曲折纹、三角纹等,都象征着女性生殖器即女阴,都是女阴崇拜的变异形式。这些符号纹饰所逐渐酿成的丰富的潜意识的生殖崇拜文化,曾经对民族的繁衍显示了无穷的魅力。还有一些母子相连的泥泥狗,如拖子斑鸠、拖子猴等,体现着人们对于人类和动物都能顺利繁衍的

愿望。当人类认识到男女的性别差异后,也相应地把这种观念运用到自然物特别是动物身上,把动物分为雌雄。多兽连体的动物,如双头燕、双头狗等,是人们对动物雌雄连体象征男女交媾之状能产生超凡的生殖力的两性崇拜的体现,而人兽连体动物,如人面猴、人头狗等,则有上古“图腾感生神话”的意蕴,即人类是始祖与图腾交感而衍生的后代。图腾作为氏族的氏族神也是祖先崇拜的先声。那些直立的泥泥狗,整体塑型是男根象征,但画面图案是各种象征女阴的纹饰,这似乎是在注解“阴阳合一”的人文理念,与伏羲所创“八卦”的易理是相辅相承的。泥泥狗体现了生殖崇拜和图腾崇拜的叠合,作为庙会的标志之一,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活化石”。

三、结语

淮阳太昊陵庙会文化内蕴丰富,生殖崇拜文化是它的底色,庙会中多种重要的仪式行为和习俗活动都体现着生殖崇拜。它的表现形式多样,并且与其他民间信仰形式互相交织着,我们只有透过表层的表现形式才能深刻地理解其意蕴。从人类认识到男女性别的差异和性交在生殖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后,“阴阳交合,始化万物”的生命观就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产生活。人类自身再生产与自然界的生产是联系在一起的,“天人合一”的观念又起着作用,从而得出了民间信仰中的农事观和人生观两大系统,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命观。

在以农业为主的中原地区,普通百姓往往通过民间信仰体现自己的生命观:人类的繁衍是大事,阴阳合一才能繁衍后代;人与自然界是不能分离的,人类是万物之灵,支配着自然,自然离不开人类;但是自然是世界存在的基础,人也离不开自然。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才能生生不息。在科学技术还不能被每一个人都掌握的现代社会中,百姓还是根据历代传承下来的民间信仰主动地去追求人类的发展。这其中的观念信仰我们可以用较为“理性”的方式去认识,这样的认识对我国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高有鹏.中国庙会文化[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121.
- [2]程健君.中原活神话及其民俗价值[J].民间文化论坛,1993(4):72.
- [3]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4]宋光麟.生育神与性巫术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8.
- [5]张铭远.生殖崇拜与死亡抗拒[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
- [6]吴广平.祖先崇拜与生殖崇拜的叠合——“蒙足”神话的阐释[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6):34-37.
- [7]张群成.淮阳“泥泥狗”的民族特色与内涵研究[J].艺术教育,2005(6):24.

(责任编辑 于进海)